

再思宣教的本質（二）：「先知式對話」

陳凱欣

2015年9月

三. 先知式對話 (Prophetic Dialogue)¹

(一) 起源

為了嘗試解決「宣講」與「對話」之間的張力，貝文斯(S. Bevans)和施羅德(R. Schroeder)提出了「先知式對話」的概念。這概念源於公元 2000 年時一次「聖言會」(Society of Divine Word)的宣教聚會。「聖言會」乃是天主教傳教修會，擁有超過 6000 名宣教士會員，每六年聚首一次反思世界宣教的挑戰與機會；不同地區的宣教士按著各自在工場上的服侍分享他們的宣教體會。在 2000 年的聚會中，來自亞洲區的宣教士分享到他們多集中以對話方式作為宣教焦點，包括與不同文化、宗教的人；同時，來自南美的宣教士則著重宣講，尤其需要以基督信仰力抗當地社會文化中的不公義，支持在社會中被剝削的貧窮人。他們的交流促成有關「宣講」與「對話」的探討，² 亦慢慢出現了「先知式對話」的意念。按會議的文件記錄，「先知式對話」乃指：

在對話之中，我們才能夠在人群中認出基督臨在和聖靈工作的記號；在對話中，我們也被呼召去承認自己罪性，需要不斷的悔改；亦在對話中，我們可以藉著大膽和誠實地分享我們的信仰，見證上帝的愛，特別是當愛被偏見、殘暴和仇恨遮蓋時。很清楚的一件事，我們不可能處於中立位置來進行對話，對話必須由我們的信仰出發；過程中我們與對話伙伴一起，盼望可以聽到上帝的聲音帶領我們向前走，因此我們的對話能夠被稱為先知式對話。³

從以上的定義可見，先知式對話的基礎在於「對話」；惟在宣教過程中，「對話」也需要包含「宣講」的內涵。先知式對話以「對話」為基礎，這或許因為羅馬天主教會自第二次梵帝岡會議後，天主教傳教修會便開始以「對話」作為他們在宣教上的定位。然

¹ Stephen Bevans and Roger Schroeder, *Prophetic: Reflections on Christian Mission Today*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11). 先知式對話的其他研究亦可見 Laurie Brink, "In Search of the Biblical Foundations of Prophetic Dialogue: Engaging a Hermeneutics of Otherness,"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41(1), 9-21; Carlos F. Cardoza-Orlandi, "Prophetic Dialogu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Bending Time in History to Rediscover the Gospel,"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41(1), 22-34.

² 施羅德亦撰寫了一篇有關先知式對話的專文，探討對話與宣講之關係，見 Roger P. Schroeder, "Proclamation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as Prophetic Dialogue,"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41(1), 50-61.

³ 此為筆者之翻譯，原文為"It is in dialogue that we are able to recognize 'the signs of Christ's presence and the working of the Spirit' in all people, that we are called to acknowledge our own sinfulness and to engage in constant conversion, and that we witness to God's love by sharing our own convictions boldly and honestly, especially where that love has been obscured by prejudice, violence, and hate. It is clear that we do not dialogue from a neutral position, but out of our own faith. Together with our dialogue partners we hope to hear the voice of the Spirit of God calling us forward, and in this way our dialogue can be called prophetic." *In Dialogue with the Word*, 2000, par. 44, quoted in Roger P. Schroeder, "Proclamation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as Prophetic Dialogue"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41 (1), 51.

而，在公元 2000 年的宣教大會中，來自不同地方的宣教士之間的交流，卻帶來新的刺激與啟迪。特別是來自南美的宣教士，信仰的宣講對他們來說尤其重要，單純以「對話」來作宣教似乎會削弱宣講的說服力。甚至會有人懷疑「對話」會否只是偽裝的技倆，並非出於真誠？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貝文斯和施羅德遂提出「先知式對話」的觀念。他們指出，宣教本來就是對話性(dialogical)的，但同時又必須是先知性(prophetic)的；因為上帝本身就是先知性，特別在創造裡上帝親自宣告和啟示祂自己，尤如先知所作的。同時，先知的服侍也不能與「對話」分開，他們一方面要謙卑聆聽上帝的啟示，細察上帝如何臨在時代之中，另一方面，又要專注與世界中的人和處境對話，宣告上帝對世界的心意。在履行先知的任務時，先知一方面要宣告(annunciation)上帝的救贖計劃，這是一個已經開展，但卻非所有人都知道的救贖計劃；另一方面，先知又要對那些有違上帝心意和救贖計劃的事情作出遣責(denunciation)。⁴ 所以，先知式對話是以「對話」為基礎，因為先知必須謙卑聆聽上帝啟示，謙卑洞察上帝對世界的心意；然而，在謙卑的基調下卻不能抹去在世界中作宣告職事之必須性，宣教職事仍然要求人們勇敢地、主動地在世界中宣講上帝的啟示和心意。貝文斯及施羅德形容先知式對話為「一個具創意張力的綜合」(a synthesis in creative tension)，⁵ 顯然，「宣講」和「對話」某程度上存在張力，然而這份張力的存在卻引導人們對「宣講」和「對話」重新作出思考，尤其有關兩者背後隱藏的前設。

(二) 「宣講」與「對話」背後的前設

1. 「宣講」是「強加」(imposition)？還是「邀請」(invitation)？

在宣教的過程中，「宣講」與「對話」常被視為相對，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宣講」背後往往帶著一個「強加」(imposition)的前設，而這前設確實與「對話」的精神相違。過去在西方中心主義的觀念下，許多有關信仰的理解都會被視為「放諸四海皆準」的金科玉律，對西方教會而言是「對」的，對全世界所有地方、所有民族也應該是「對」的。故此，在宣教過程中，尤其是在宣講福音過程裡，福音對象必須「完全接納」宣教士對信仰的理解，這才算是「正確」！帶著「強加」前設的「宣講」的確有違「對話」的精神。「對話」講求的是謙卑、聆聽和尊重；參與對話的人不應只從自我角度出發去聆聽別人的觀點，更不應帶著操控、只求對方改變的心態去參與對話。若然「宣講」是一種「強加」，「宣講」自然不免與「對話」存在矛盾。

然而，先知式對話提出的「宣講」卻並不帶著「強加」的成分。在作出宣講時，宣教士必須以「對話」的謙卑和尊重的態度，去聆聽和瞭解福音對象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以及他們內心的渴求，同時也要以謙卑態度聆聽上帝的道，繼而讓上帝的道進入人的心裡和他們的生活裡。若是這樣，「宣講」就不是「強加」，而更像是一項「邀請」。透過信仰的表述，宣講者讓上帝的道在人心裡作工；不是要強迫對方接納信仰，而是讓人們

⁴ “Proclamation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54.

⁵ “Proclamation and Interreligious Dialogue,” 54.

內化上帝的道。上帝既是宣教的上帝，人們能否最終真正經歷信仰的改變，這也是聖靈的工作，而不是人的作為。從這方向來看，以「邀請」為主軸的「宣講」就不與「對話」相違了。

2. 「對話」是「妥協」(concession)？還是「見證」(witness)？

除了有關「宣講」的前設，另一個有關「對話」的前設也需要作出重新思考。「對話」要求參與者以尊重態度面對他人，不要期待對方去改變他們原有的想法；在對話過程中，若然發現別人在其他宗教信仰中已經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支持和人生方向，甚至不應該強逼他們去作出任何改變。因此，對話常常被看為是一種「妥協」；而這份「妥協」也似乎與「宣講」背道而馳。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對話」的確需要尊重別人，不會要求別人去改變想法；可是參與對話的人，卻必須要有自己的立場和看法，並且需要在對話過程中，清晰地表述這些立場和看法，別人才能夠有機會聆聽和作出思考。若然只是為了達到共識而輕易作出改變，別人便無辦法真正明白自己的立場和見解；即使表面達到共識，事實上卻沒有達到對話的原意。

先知式對話所指的對話，並非一種妥協，反而要求宣講者勇敢地把信仰的立場和看法宣講出來。宣講者並不是要把有關看法強加在別人身上，而是嘗試去啟發聆聽的人，去思考和內化這些信息。先知式宣講很多時甚至會對於處身的文化處境作出批判和抗衡，尤其是當文化與信仰相違時。先知式對話是以一種友善的態度，為世俗文化的問題帶來解決的方法和建議，讓別人從中思考和分辨，並且作出選擇。若從這角度來看，對話就絕對不是一種妥協，而是見證；在處身於不同文化的人之中，見證上帝的愛與救恩，也邀請別人對信仰內容作出反思。

(三) 先知式對話：帶著使命的生命態度(mission spirituality)

在教宗頒佈有關對話的文件中，強調在面對其他宗教的信徒時，必須要以謙卑和開放的態度進行對話，這不但可以減少因宗教差異而帶來的衝突，更可建立友好關係，為福音工作做好預備。有人或會認為這種對話態度是一種妥協，但也有人會認為這是一種福音預工。那麼，對話，是否只是一個宣教策略，使人較為容易接受福音，甚至改變本來的信仰，歸信基督？抑或，對話只是一種平息衝突的技倆，好讓一些正處於「摩拳擦掌」之中的關係得到緩和？

其實「對話」絕對不是各人坐在一起，說說話那麼簡單，更不是為了改變對方立場或想法的策略或技倆。在對話中，各人都可以自由表達自己想法；可是真正參與對話的人，不只是為了要說出自己想說的，更重要的是聆聽別人，尤其是那些跟自己想法完全不同的人，更要細心聆聽他們的分享。若然參與對話的人，只是從自我角度出發去面對別人的觀點，甚至只帶著操控的心態，要去改變別人的想法，這並不是「對話」(dialogue)，充其量只是「自說自話」(monologue)而已！其實「對話」不只是一項活動，更是一種生命態度。在信仰對話中，以開放、真誠和謙卑的態度，期盼透過聆聽和表達的過程，嘗

試從不同角度出發反思信仰，以致能夠對信仰有更深刻和豐富的體會。在這種開放、真誠和謙卑的態度背後，乃出於人們對信仰有深切的委身，同時也出於他們對自身限制的確認。人能夠認識信仰、認識上帝，全因上帝首先啟示祂自己，上帝啟示多少，人就只能認識多少；因著對信仰的委身，人們都竭力尋求對信仰有更深切的體會和認識；亦因著自身限制的確認，知道人能夠對信仰的認識並不全面，需要不斷尋求更多的理解；於是，人們期盼可以透過在生命中與他者的相遇，尋索上帝在其中的啟示。對話，就是以開放、真誠和謙卑的態度，走在這樣的旅程中。

「對話」是一種生命態度，「先知式對話」更是一種帶著使命的生命態度。在相遇和對話之中，人們不單存著真誠和開放態度，還需要對個人信仰有清晰的立場和委身的態度，不然他/她根本無法帶著使命地去作出宣講。若然沒有清晰立場，只持真誠開放態度，很容易便會落在相對主義之中；相反，若然沒有真誠開放態度，只盲目堅持立場，則只停留於基要主義之中，容易失去進深認識、體會信仰的機會。有研究指出「先知式對話」之實行，著重點有時只落在許多「行動」(praxis)裡，⁶ 包括與不同信仰的人進行對話，或者在不公平、不公義的社會處境中發出「先知」的遣責。然而，「先知式對話」的重點，並不只在於外在的行動(doing)，還強調內在的生命態度(being)；它不單呼籲宣教士，更呼籲每一位信徒，以「帶著使命的生命態度」在生活中見證信仰。面對社會中不同信仰和價值的人，不單以謙卑和真誠態度去聆聽，更勇敢無懼地在人群中宣講信仰。在過程中，或許可以令信徒對信仰有更豐富的理解，更或可讓其他人對基督信仰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最後改變信仰，成為基督徒。

若然以別人最後會否歸信基督信仰作為量度標準，或許「先知式對話」並非一個很有效的宣教策略！然而，在「上帝的宣教」下，人們是否能夠歸信，其實並非依靠人的智慧或策略，而是仰賴聖靈的大能和作為；而人的角色，或許就是以「帶著使命的生命態度」，在人群中生活，並且見證信仰。

四. 以宣教為中心的教會

「先知式對話」嘗試處理在宣教過程中常常出現，有關「宣講」和「對話」的張力。單純以「宣講」或「對話」為主導的宣教實踐，都可能出現問題：單純以「宣講」為主導時，可能會在不知不覺間將某些價值觀念強加在宣教對象之上；在一些未能公開傳福音的地方，宣教工作更不可能單約以宣講為主導。若單純以「對話」為主，宣教事工可能只集中在某些普遍的社會關注或服務，甚至可能在信仰立場上出現很多的妥協。「先知式對話」的倡議，強調「宣講」和「對話」在宣教上的重要性，亦呼籲信徒以「帶著使命的生命態度」，在人群中見證信仰。這看法無疑鼓勵信徒在其本身的崗位上作見證，「宣教」似乎亦不只是某些特別被揀選和呼召的宣教士之專職，反而是每一位信徒都應該履行的使命。

然而，「宣教」又是否只是依靠每一位信徒，帶著使命的生命態度過每天的生活，

⁶ Kritzinger, "Mission in Prophetic Dialogue," *Missiology: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41(1), 47.

在自己的崗位上作美好的見證，就能夠達成？教會在宣教實踐上又有甚麼角色？「先知式對話」似乎強調了個別信徒的生命態度，但卻沒有提及教會在其中有甚麼角色。在「上帝的宣教」的研究中，雖然一直強調宣教工作的完成，乃是三一上帝的作為，而非靠人手做成。然而，教會的角色卻沒有被忽略；在「上帝的宣教」下，宣教不是教會的其中一項事工，反而是教會的本質和存在的目的。教會作為一個可見的群體，就是要在世上見證那位不可見的上帝。在整個見證的過程中，教會同樣需要面對「宣講」和「對話」的張力。因此，教會需要的不只是一些外在行動，更需要以帶著使命的內在生命態度來履行宣教實踐，或許這亦是「上帝的宣教」中所倡議，「以宣教為中心的教會」的意思。

結語

宣教，是指在異文化地方傳福音、建立某種模式的教會？還是指在異文化地方「道成肉身」的見證？宣教，是將某一套的價值觀念灌輸給異文化的社會？還是透過活生生的生命見證，吸引異文化的人作出信仰改變，繼而讓他們以其獨特方式作基督信仰的表述？在宣教過程中，從「宣講」和「對話」的張力來看，宣教不能只是一種單向方式，將信仰「強加」在異文化的人，反而是以一種生命見證吸引別人去思想信仰。另一方面，宣教也不能只是一種妥協，或只以社會服務存在於異文化社會中，具有立場的信仰宣講在宣教裡乃是不能忽略的。「先知式對話」指出以一種帶著使命的生命態度去履行宣教，一方面持守著信仰立場，另一方面又帶著謙卑與開放的態度，在異文化社會中作道成肉身的見證。這不單是每一個信徒的使命，更是教會的使命和存在目的。